



曙光拾贝 »

以文字作舟楫,可载欢喜驶向山海;借墨香为渡轮,能携热爱抵达远方。刚过去的假期,想必大家都未停下探索脚步,或是奔赴名山大川,看云海漫过群峰;或是漫步乡野林间,赏晨光轻吻草木。

师生共写游记,让我们在字里行间触摸世界,与每一处风景热情击掌。

暑假“趣”游玩 记山记水记成长

逐水向永嘉

●九龙学校栖溪校区 赵佩蓉

如果有机会溜出去,第一个想到的目的地一定是楠溪江。沿着雁楠公路,两个小时的车程,便能挣脱喧嚣燥热,一头扎进青山绿水的静谧清凉里。

楠溪江在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横冲直撞,到达鹤盛溪和岩坦溪的交汇处,性子变得柔缓,优雅地舒展身姿,拓出宽阔的溪滩。过路滩,这个带着乡野气韵的称呼,一点儿也不妨碍溪水的天生丽质:是一片白花花的银子,是一斛亮晶晶的珠玉,明晃晃地镶嵌在两山之间。水流经过拦水堰,淙淙出声。滩林擎天拔地,密枝交错。帐篷、天幕,在溪滩铺满。稍远处,浅墨淡扫的延绵群山中,隐藏着永乐古道。

自驾的便利,是不必着急地赶赴预订的行程,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过路滩分设游泳区和戏水区,满足你对溪水的任意亲近。双臂交替摆动,脚掌像鸭蹼般张开,收获的是心跳和水波同频的畅快。水流酥酥地漫过脚丫,二十多摄氏度的水温带来酥痒的挑逗。水枪喷射出弧线,水珠儿挂在发梢,捡拾的是童年的雀跃。过路滩还有竹筏,十来根毛竹捆扎而成,置三四张竹椅。“咍咍山岭,咍咍村庄,一路好风光”,老人一边哼起方言滩谣,一边用力点篙。竹筏微微晃动,进入溪流中央。右岸,一座座青碧的山峰后退。左岸,是忙碌的雁楠公路。遮阳伞下,是出售泳衣凉帽、冷饮甜点的临时摊点,满是生活气息。

斜阳下,山水间光影明灭,峰峦与滩林的倒影如水墨画般静美。长篙轻点竹筏,推开碧绿水面,迎来阵阵凉风。尽管来过多次,我还是忍不住激动。“永嘉,水长而美”,这是中国山水诗的摇篮,浙江永嘉县,这是在谢灵运吟咏“潭结绿而澄清,漱扬白而载华”的楠溪江边。

作别过路滩,继续驾驶半个小时左右,我在拥堵的车流中停下来。一座高耸沉稳的山,是拉乌岩头岭,高木浓荫,晕染出无尽的广阔。一条穿村而过的溪,是大矼溪,低浅柔美。与其说,高山的涓涓细流汇入箬溪后,为古村注入灵性,不如说漫天的云雾营造了空翠的氛围。西边的云,似海上涌起的奇峰,迸射炫目的光亮,眨眼之间坍塌,化成条条缕缕的鸦青、夕岚和浅灰的色带。岚烟从四面八方聚拢来,将远山近树融成团团簇簇的苍黛。“闲云生远岫,岭上有人家”。背山面溪的古村落,是鹤盛乡岭上村。

几百间青砖灰瓦的民居,遵循瓯越民间“山管人丁水管财”的哲学,顺应山势递升。无论站在哪个石阶,都能清楚地看到前面的屋顶。曲径徐行,村后是满山坡的梯田,一层一层盘曲,隐入密林中。窄窄的田埂,似浅墨薄宣氤氲出来的虚线,构成丰富的层次和动感。玉米是大地上的诗行。茎秆顶着日渐膨胀的果实,倒垂的玉米须中,蹦出新生的籽粒,让我真切地感知生命在暗潮中汹涌。有老人扛着锄头,与我擦身而过。斑白的头发和缓慢的步履与深山古村的从容荒寂非常吻合。

康乐遗踪地,言归已有期。永嘉之行,不光是山水之旅,更是诗意之旅。

出游的另一种方式

●市四中 胡腾华

每年暑假去淡竹仿佛已经成为固定的节目。

这日子往往定在八月,那是最热的时候,也是最适宜游泳的时候,因为去淡竹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——野游。尽管偶尔去神仙居景区看奇山险峰,但这都是顺带的加分项而已。主项只能有一个。

说到对游泳的偏爱,那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因为我的童年有一条河。那条河就在村口不远,我熟悉它的波涛如同熟悉它的温度。

夏天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村里小伙伴的礼物,炎热根本不算什么。有时是中午,更多时候是傍晚,我们一个个顶着父母不准下河游泳的警告,像泥鳅一样滑溜地逃脱监管,总能够和河水亲密接触。打水草给猪当饲料是最正当的理由,可我们一旦来到河边,打水草就明显成了一个借口,在河里嬉戏才是最要紧的。

我们的花样很多,要么比试从高大的挖沙船上跳下溅起水花的大小,要么比试憋一口气头浸入水中时间长短,要么比试双手举衣服游看谁的衣服不湿……如此种种,形式多样,创意满满,无论什么表演都是河水的馈赠。

对于有过这样童年的人来说,游泳就是蛰伏的基因,平时微毫不显,一旦被召唤,那就像进入死胡同的野牛,必定冲撞而出。

可城里哪里有可以游泳的所在啊!你说游泳馆?见过大河的人哪里看得上这一滩微澜!我们可是曾经沧海啊。

于是,夏天,我把目光投向城外。投远再投远,投远到百公里之外一个叫淡竹的地方。

淡竹,听名字就有潺潺水声,竹韵幽幽。沿着白龙线一路往上走,感受山与水的和谐与静雅。这里的水清澈,游鱼细石,直视无碍;这里的山俊秀,百峰千态,观之可人;这里的人质朴,轻言细语,足暖人心。民宿的老板娘不时嘘寒问暖,“明天打算吃什么菜呀”“神仙居还是从南门上去好看”“游泳还是往上游走一走”……真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。因为当地人深知,真诚是最好的广告。

群峰倒影山浮水,无山无水不入神。山是景之骨,水是景之魂。无幽谷,水无源;无流水,山无神。远程驱车就是为了亲近这流动的活水,这未经沾染浮躁气息的水,不是装在瓶里、桶里或水泥池里的。这里,人在上层游,鱼在下层泳,可以彼此看见,人嬉戏,鱼觅食,互不干扰,各得其所,悠游自在。

洗尽尘俗,复见光洁,山水功莫大焉。让大自然成为大自然,把鱼还给溪流,把人还给自己吧。

此刻,我化身为鱼,卸下伪装,丢弃身份,把纯粹的自己交给这片水域,浮沉自如,俯仰自得,感受纤尘不染的赤子之心。

西藏行之扎达散记

●大溪二中 章美云

人这一生,总要去一趟西藏吧。

于我,像极了一场飞蛾扑火的爱恋。说不怕高反,那是假的。但,热爱可抵万千恐慌。于是,我便去了。带点一往无前的果敢,也带点义无反顾的悲壮。

当车子从塔尔钦出发,经冈仁波齐,沿G219国道一路向西,扎达土林就这样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。站在观景台上俯瞰,那一刻的震撼无以言表。每一座土丘、每一道裂痕、每一个沟壑,都在向我传递地质史诗的壮美、时光雕琢的沧桑与自然鬼斧神工的伟力,让人产生“渺沧海之一粟”之感。

沿蜿蜒的公路向前,车辆穿行土林腹带,下到谷底。那种让人窒息的荒凉感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扎达,这个海拔3700米、面积24600平方公里、常住人口却不足8000人的县城,就这样灰头土脸地闯进了我们的视线。

时间已是晌午,我们就近在县城武装部前面找了个小店饱腹。店家,四十开外,青海人,在此开店已13个年头。当我们谈及此地的荒凉时,他甚是感慨。称现在的扎达已是繁华无限,回想13年前,没水,没电,每天天不亮就要去远山拉水,门口发电机“突突”响个不停。生意倒是红火,因为来援建西藏的人都得吃饭,队伍排得如长龙。

“藏民不容易啊,缺水,长期没办法洗澡,头上都能长出草来。店里碰到藏民来吃饭,他们身上散发的齁臭味,每回都要通风几小时才散掉……”在我们的一片惊愕中,他又缓缓向我们介绍:“不过,现在藏民生活好太多了,国家统一建了房子,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补贴。”

不得不说,唯有旅行,方教会我一个最大的道理: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种人,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活着。光鲜亮丽是一种活法,灰头土脸也是一种活法。当命运不允许你有太多选择,那活着本身,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。

饭罢,赶赴下一站。果然看到了店家所说的安置房,在成片的土黄中,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子矗立着。房子前方贫瘠的盐碱地,应是得了象泉河的一点冲刷,居然出现了难得的绿意。车窗外掠过“军民共植林”等字样,撞击我的内心一阵沉重,也一阵温暖。

没有最荒凉,只有更荒凉。置身古格王朝遗址之上,我的脑海反复涌起《吊古战场文》里的一段文字:

浩浩乎!平沙无垠,夐不见人。河水萦带,群山纠纷。黯兮惨悴,风悲日曛。蓬断草枯,凛若霜晨。鸟飞不下,兽铤亡群。

冷风猎猎,我不知道这座一夜蒸发的千年古国城堡,到底潜藏着多少未知与神秘。那些曾经热闹喧嚣的街道、庄严神圣的殿堂、得天独厚的战略部署、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,瞬间归于沉寂。剩下的,是千年风霜雨雪雕琢出来的断壁残垣。400多座庙堂房屋,深陷岁月的沙漏。近千孔石窟,似在诉说着无声的故事。28座动摇的佛塔,或许仍在向世人传递古老的祈福。50多座碉楼,巍峨站立,沉默无言,见证着昔日的烽火狼烟。4条幽深暗道里,或许还回荡着战士们急促的脚步声。而11座粮仓,则似在诉说王国曾经的丰饶与备战的决心。

逝者,逝矣。活者,活着。让我肃然起敬的,是一代代扎达人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在这片被风沙淬炼、被时光遗忘的苦寒之地扎下根脉。他们,沉默地接过父辈的镐锄,修缮土墙,挖掘水渠,在石砾间种下青稞。他们,迎着暴烈的日头与刺骨的黑夜,把羊群赶上山坡,把希望埋进冻土。没有怨言,没有退却,用脊背抵住荒芜,用双手抠出绿意。如红柳坚韧,似芭茅顽强。他们,就是这样,一寸一寸地守住了家园,一代一代地续写着生存的史诗。

扎达,藏语中意为“河边有草的地方”。致敬扎达,祝福扎达。

